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忠肅集卷四至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李普

忠肅集卷四

宋 劉摯 撰

奏議

歳旱乞修政事奏

臣伏見自入冬以來並無雨雪亢陽為厲被災甚廣羣情嗸嗸驚憂四顧攷原經典可謂大異夫人之氣與天地陰陽之氣相為出入流通而往來者也人情和于下

則天道順于上人事乖于此則天變致于彼是謂天人相與之際也故聖人之事天也知其在上不遠應以類至則凡祈禳消伏以謂末節小數而專修政事以應之竊以陛下委國仰成與之均休戚同榮辱者不在三省樞密院執政之臣乎今廟堂之上大臣八人情志乖睽謀謨不一無同心同德之節有分曹懷二之意故議政之際排抵依違相激相鬬其語往往播在中外所以政令壅隔而不下文書稽滯而不行官爵濫于無名而不

應于典故公道屈于貴近而獨施于疎遠私邪朋比上下隔絶况當皇帝陛下淵默諒闇之日太皇太后陛下制出房闥之時朝廷政權盡在大臣而大臣不咸如此故天下但聞頗僻之事而不見和善之政政不和則人情不和人情不和則天地之氣繆沴而生此變也書曰肅時雨若五行傳以謂冬旱政舒緩之所致也今上下可謂不肅朝廷之政可謂驕慢廢弛號令可謂二三不振矣古者災異水旱咎在燮理陰陽之官故策免三公

以塞其譴今來歲已窮盡旱暵如此宿麥在野無潤澤之入春氣相來有疫癘之變生民一歲之大命豈可不念之哉又一月以來日青無光風霾昏翳攷之占驗皆非小變而上之人恬不以為怪此中外之所以恐懼而不寧也伏望聖慈深省上天警告之意俯察朝廷乖戾之變特詔大臣修飭政事凡賦斂之害人者法令之未安者大改而更張之至于決獄訟之私枉趣諸司之稽違進忠良退阿諛通蔽塞去疑貳務以至誠實事上塞

天譴下救生民則和氣之應將不旋日而得之矣臣不
勝惓惓之心取進止

貼黄

今外議皆謂朝廷自升祔以來政事懈弛不及日前
此蓋有以名之非虚言也

乞禱雨疏

臣伏見近日都城之中火災頻起人情惶懼轉相驚訛
蓋自冬春以來久旱所致今晝夜暴風氣候乾燥故易

以致火必得雨澤乃可消伏欲望聖慈命官精潔祈禱以安人心以致天澤兼已近四月中氣春麥方實夏麥將結正渴雨之時也伏乞速降指揮取進止

貼黃

臣按五行傳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率由舊章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於陛下聖政英斷其于辨別賢佞固已至矣然更願陛下常以此事留心勿使讒言可進邪或勝正則

天人之際應如影響一雨不難致而濫焰息矣

歳旱待罪奏

臣等伏睹春夏以來旱沴深廣徧走羣望雨澤未應上煩聖慮焦勞惻怛奉今月九日詔書避殿損膳深自退抑臣等伏惟災異之應必由政事政事失當咎在臣等今乃致陛下降刻責之言裁居養之節則是歸過君父臣等夙夜悚惕伏望特賜罷黜以懲不職或先次依故事各降官職庶幾少謝天戒臣等以三省闕人不敢閤

門待罪各且在職聽命伏乞早賜處分

論政事稽滯疏

蓋聞傳曰朝廷正則百姓理又曰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今夫上之人誠能同德一心盡公憂國則必有和善之政而下無朋比之士苟人有異意轉相非疑則必有辟違之政而下有向背之俗于是民被其害矣臣伏見昨者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聽治之初惠綏天下去民之所同患更法之所不安至于振淹滯紬貪刻

發政施命無有虛日故近自畿甸至于海隅莫不鼓舞承風傾耳以聽太平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見于施行者曠然希闊中外顒顒無所聞見深求其故皆以謂執政大臣情志不同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陰拱以坐觀者有陽合而内睽者有强横以肆制者有忍恥以懷咎者滯事積前相顧而不發故仁澤屯于上而不下廢事壅于朝而不行以至文書稽留人情隔塞聖人之化雖曰久于其道而後成然固有緩急之事今

事至輕小明有比例或止于一法令之增損一官吏之廢置猶不肯倡端主論則方今邉鄙之大利害賦役之大是非天下百姓之困苦如在倒垂而望解者當誰任其責何時而議也幸遭聖明哀憫元元為廟朝大計而謀國之人方身是郵方私是圖坐玩歲月亦可謂不仁矣况今皇帝陛下以盛年居諒闇太皇太后陛下以垂簾而稱制于此時也而輔弼不咸相擅相激非獨政事壅積而已誠恐疑貳漸深分曹固黨使傾險之士煽于

其間上下乖戾何事不生此又臣之所為深憂也伏望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當務同寅協恭相與以信去其貳志以濟國家之事令來政事之稽滯未決者趣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明發自睿斷別白施行以幸天下

論景靈宮帝后同殿乞下近臣疏

臣伏見神宗皇帝神主既祔太廟竊計于景靈宮當依祖宗神御別建朝殿伏緣宮中地步今已隘逼若或開

展民區則理有未安臣惟原廟之說始見于西漢而其制度蓋不傳而無聞今景靈宮之聚神御也固有祖于原廟之意然帝之與后各建殿室蓋緣舊來神御散在諸寺故亦各殿乃出于一時規畫別無義據臣愚竊謂既尊曰廟當倣于宗廟之制帝后宜同御一殿如此則今日神宗所御遂可無事于興作矣奉遷昭憲皇后于宣祖殿合配而復以太始殿易名為神宗之殿非徒簡節勞費便于時而已也攷之禮典則無違質之人情則

為順此大事也伏望聖慈詔三省兩制禮官雜議以處共當聽陛下聖斷焉臣淺陋妄議合即罪誅竊謂如此自與廟制相合逐時酌獻行香亦無妨礙取進止

論降詔疏

臣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慰安人情傳聞二三臣不敢信儻果如此臣實未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修先朝政事損益法令進退臣吏大要專以安民四方曉知上指坦然明白矣至于懷私負釁貴近不赦而忠信之言雖

小必錄此又人人皆能道之臣獨不知國家尚安所疑欲家至而戸曉也若謂日者黜責一二臣僚恐附離黨與不無反側故以詔書安之臣謂人情無甚相遠不從上令而從其意動民以言不若示之以行事自古而然朝廷果將吹毛洗垢搜抉宿過則詔令隨行人亦不信但令朝廷罰罪之意出于公議惟責大體不問其餘則雖無所言何患人不知之近者朝廷法令方具功罪明白吏民安堵自如正宜鎮靜無事何故自生疑貳猥欲

以言語區區過自分說以勝士大夫之心臣恐中外有以窺陛下也前世漢唐以來因誅鉏叛逆或赴復僭偽危疑之始慮有動揺故亟下詔令慰撫未萌今升黜官吏何時無之何至張皇自生不安之意臣竊以為過矣抑臣聞之人才實難自非大奸大猾懷邪怙終此外安有終身棄置之理古人以功贖過所謂使功不如使過良以此爾前以罪退後以功進是乃國家所以公天下者見之一二則中外將不待言而信矣臣謂安反側之

計無以尚此何必空言哉伏望睿斷寢降詔之議免四方疑惑以幸天下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再論降詔疏

臣近聞朝廷議欲降詔中外得于傳聞未見本末然竊謂朝廷舉動不可不慎昨已具狀論列今者外議籍籍又異于前大意謂陛下即位以來增損法令進退官吏今已改意自悔故欲下詔委曲解說又深厭臺諫言事故欲止約多士轉相告語且謂自此臣僚雖有罪犯無

復憂畏臺諫雖有聞見無復敢言詔令未下人已非議臣備位言路所聞如此不敢不論臣竊謂刑賞予奪天下公器非苟順人情惟當而已日者朝廷加惠元元取官吏蠹國賊民之尤無狀者顯黜一二以勵其餘此甚大惠陛下其以為當耶未當耶誠以為當則足矣何必家至户曉自起疑貳之意使忠義自失奸罔幸免臣所未喻也臺諫臣僚類皆疏賤孤寒之人而使以譏切主上彈治貴近為職其勢固已不勝若稍加沮抑且使有

誅夷之憂則人人顧私自便誰肯盡言又況聽與不聽上繫朝廷去取大抵欲言十事退思反顧已去五六其言雖上又經裁擇則言而聽者率不過十一二然則朝廷聽言可謂審慎議論雖多言者何罪且臺諫以言為職令若明出詔令戒使勿言則是予之官而奪其職為小人之所睥睨輕誚必不能自立相率引去然則言路壅絶誰復以利害之計上聞此又臣所未諭也臣思慮累晝夜其事甚易見不知為陛下建此計者誰乎臣願

陛下深思臣言無忽速賜寢罷降詔之議以安士論若本無此議臣聞之誤妄罪當萬死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三論降詔疏

臣近兩具狀奏乞寢罷降詔指揮未知聖意賜與不賜省察朝士大夫億度風旨轉相傳誦不無非議臣謂降詔本欲安人情而詔令未下事已宣露反使人情疑惑則利害固已可見甚非陛下鎮靜中外之意臣備員言路此而不論臣則有罪是以不避煩黍願畢其說臣謹

按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人國人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下竊意之也故朝廷之人不為則已苟有所為雖秘謀密計人且意而知之況陛下以修政事清人物遂欲闊略細故含垢匿瑕示天下以寛大誠大惠也但此意一定何患人之不知若更施于行事一二則中外諭意坦然洞達矣何必空言喋喋過自分辨急于取信無乃害國家大體哉詔書大意不過以謂罪惡者已治欲使其餘改行自新恭惟先皇帝養育

人材布滿內外其中邪慝不能無之今已行懲勸則是乃所以成就先帝之意若必形于詔書示蕩滌之恵使之自新則似分別前日政事虧損治道無大于此然則人情安與不安乃在陛下立意行事其實何如耳不在降詔詔下之後事體窒礙其害乃至如此臣願陛下深賜省照特罷降詔以全大體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論韓琦定策功疏

臣等去月二十六日奏事延和殿論韓琦等定策以立

英祖勲烈顯著近年為人掩奪其功乞賜明辨方懼僭冒俯聽罪誅伏蒙聖慈開納宣示本末不待臣言而自已曉然見是非之正臣等退而感歎因竊思念自至和以後臣子以國本未建為言者蓋不可勝數或泛乞早定儲貳或願擇宗室之賢者至于請立誰何有所主名則萬一無敢及之者至嘉祐六年琦與歐陽修同司馬光疏日日叩請開導引翼天意感悟大議始有主名而英祖皇子之詔遂下矣言之者雖多而為之者琦也憂

之者雖衆而任其責者琦也此四海之所共聞天地祖
宗之所照鑒而今日莫如太皇太后陛下之所詳而知
也琦等有社稷之功而不能自保于存没之際王同老
為父貪功上其私室所藏之文引中書同列竊議之語
乃云至和已有定議神宗以為賞疑從予思過寧僭于
是進官録子所以褒顯之者傾動一時而詔旨直謂嘉
祐立子之詔但宣至和已定之命而已嗟夫大忠元勲
移彼而就此有所與奪矣此公議之所不服而是非之

際不可以不辨也循蹟攷理皆有證佐臣已列九事具之前疏同老秉琦與同時執政皆亡而慈聖光獻皇后上仙之後謂無有知其事者乃出而振之而不虞太皇太后陛下之知之也臣等區區非為琦修等家横冀恩澤亦非欲追華同老等賞典但乞降一詔書辨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實錄院以昭信史以伸公論以慰士大夫心為萬世忠義之勸伏望早賜指揮取進止

貼黃

前後臣僚乞建嗣者雖多然琦等嘉祐未定策之日止用諫官司馬光章疏琦等日持其疏懇請于前其功業皆相濟以成之也伏望于今來詔書中明賜别白褒顯以示天下其與元豊旌賞之事自無相妨

追訟呂誨疏

臣伏以辨大姦而究未萌人臣之先識褒遺忠而發潛德國家之令典臣嘗覩熙寧之初王安石以道義文學

起而輔政先帝舉天下聽之天下士民亦罔不指期以望太平上下向之無異辭當此之時故諫議大夫呂誨為御史中丞獨以為不然屢有奏論其略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未幾已歿其後安石與其朋黨變亂祖宗法度專以聚斂為事顛倒邪正進退失其當廢民之所同欲興民之所同害欺罔朝廷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其間雖有踵事增虐之人然要之權輿造端實自安

石始四海困擾皆如誨言誨可謂有前知之明矣誨名
臣之後為人忠信剛正立朝行已有古人之節大臣之
風在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奸邪忤權勢最後尤以直
道大義為公論所高誨之死于散地在熙寧四年官至
侍從而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
子皆碌碌小官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惠綏生民修完庶
政以成就先帝求治本指昭顯于世而開奬言者孜孜
聽納凡臣子在前日輸忠獻直嘗有一言于朝者莫不

収拾褒用之而誨不幸既亡未見遇于今日此天下有志之士所以歎惜而不能已臣不勝愚慮欲望聖慈嘉誨之有識敢言言不獲用利不得及于世哀其志節特賜褒贈及賜謚以表顯之錄其諸孤稍賜任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而愧人臣之為奸諛者非小補也取進止

貼黃

臣不識呂誨然實慕其為人其讜論直節近世在言

路者少久焉而又逆知安石為政之害使其言用豈不有補于天下此朝野之所同知也

請文彦博平章重事疏

臣伏見陛下降詔遣使詔太師文彦博赴闕惟彦博以勲名之重翊亮四朝可謂社稷元臣宜乎陛下思見其人而加禮起之甚盛事也臣竊觀自古以來莫不貴德而尚齒然宗工大老遇之必以禮而處之必以道故或尊之以為師保或養之以為三老五更或使之朔望一

朝或間趨朝廷平章重事或有大政就而咨決攷于前載故事具存今彥博之來在聖謨神慮必有以處之將一見其儀形而已耶又將有所咨訪耶將留之朝廷以自輔耶又將任之以政耶今外議但見宰相虛位久未除人皆以謂陛下必將以三省長官命彥博矣雖臣愚意亦不免出于此然臣竊謂誠若議者所料付以三省之政有官則有職有職則有事四海之大萬務之繁大小無所不總日夕裁決朝會陟降殆恐非八十餘年老

臣之聰明筋力所能宜也有職事則不能無得失使任其責則傷恩釋而不問則廢法又非所以養元勲而尊耆老也彦博雖老矣然忠厚敦大足以慰士大夫之心其氣略足以彈壓強悍其威望足以鎮服外裔誠宜今日優游佐佑以為朝廷重古之人以老成有過于典型蓋為是也臣欲望聖慈詔彦博以本官朝朔望遇有軍國大事特賜宣召詢以籌策不須以官政嬰之夫以三師之尊獨承天子清問獻納以決大議而不勞以事此

陛下之所以尊禮舊德者至矣不親于權以進勉君道不疲于職以休養老臣而無累于出處之際此亦君子之可以處而安也思協義稱無以易此伏望決自聖心使天下無異辭臣不勝區區取進止

論太學獄奏

臣先准朝旨看詳訴理熙寧以來罪犯并元豊後來探報斷遣公事涉冤抑情可矜憫並許上聞數內一件制勘太學公事龔原等二十二人已具看詳事理奏聽指

揮去訖伏緣事有未盡須至論列臣謹按太學公事本因學生虞蕃就試不中狂妄躁忿上書告論學官陰事自此起獄又因勘官何正臣迎合傅會將赦前及狀元于法不該推治之事奏乞皆行推治親畫特旨依奏自此獄遂大熾上自朝廷侍從下及州縣舉子遠至閩吳皆被追逮根株證佐無慮數百千人無罪之人例遭箠楚號呼之聲外皆股栗臣聞論者謂近年慘辱冤濫無如此獄其所坐贓大率師弟子摯見之禮茶藥紙筆好

用之物皆從來學校常事雖經有司立法而人情踳故未能遽革盡以監臨枉法當之終身放廢可謂已甚其間雖有賞罰罪犯之人終以下訐其上事務不正獄官希合拷虐太過故雖得其罪論者猶不以為直又況學士大夫不堪困辱類多引虛自誣並坐重責深可嗟憫臣所看詳緣止是據按攷事而獄吏等從來鍛鍊文案惟恐平反故首尾牢密曲直莫辨況此獄出于正臣希功用意尤極巧詆今雖已具案內事狀奏聞然在于實

情天下之所知者有所未盡若不曠然加惠一切昭洗

止用有司看詳之文誠恐冤抑不伸不足上副聖仁矜

恤之意臣愚不勝拳拳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太學制

勘命官舉人等優賜恩旨等第除落罪名取進止

貼黄

現今看詳訴理所若于公案内見得冤抑或可矜事

狀即本所自可陳奏其雖有冤抑可憫之情衆所共

知而案内文致完密非看詳所能見之如此獄者若

有司不以事實上聞則冤者無由可伸臣待罪言路義不可以避嫌自黙惟陛下酌情制事毋拘常法特與優加除雪以示寛大仍乞作特旨施行

乞重修太學條制疏

臣竊以學校之制主于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羣居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為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何也比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于誣枉于是有司縁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士之學其

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于治獄條目多于防
盜上下疑貳求于茍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
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
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
對衆足以為證佐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
豈不大繆先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
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
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

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葢其意不如是之竦也其道不如是之㪅也先王之于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為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况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前日之禍畏罪辟謗士

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品題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敕仍乞先次施行外應太學現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于今者有所增損著為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聖斷

論取士并乞復賢良科疏

今有建明貢舉條制謹具下項臣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科循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為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士儒一變皆至于道夫勸士以經可謂知本然古人治經無慕乎外故其所自得者内足以美己而外足以為政今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為之說以泛濫荒誕為之辭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

書不可詰之論爭相夸高塲屋之間雖羣輩百千而混用一律主司臨之珉玉朱紫困于眩惑其中雖有真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苟不合于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皆在所棄之列而已至于蹈襲他人剽竊舊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蓋其無所統紀無所檃括非若詩賦之有聲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盡得之也詩賦命題雜出于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複者寡經義之題出于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為題者舉子皆能

類聚裒括其類豫為義說左右逢之才十餘年數牓之間所在命題往往相犯然則文章之體貢舉之法于此其敝極矣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曰取人以言而已也人之賢與不肖正之與邪終不在詩賦經義之異取于詩賦不害其為賢取于經義不害其為邪自唐以來至于今日名臣鉅人致君安人功業軒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數而皆出于詩賦則詩賦亦何負于天下或取以詩賦或取以經義無異道也但有司攷言之

法有難有易有難易故有利害有利害故去取或失其實而所繫者大矣然則法不可以不改也臣愚欲乞試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材前二場為去留後二場為名次其解經應于通用先儒傳注或己之說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救文章之敝而適乎用革貢舉之敝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

一臣伏見漢唐之制因天見災異或政有闕失則詔郡國及在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天子親策以求其言至于國朝沿襲故事于是設為賢良茂材科目隨貢舉召試其于得人視古為盛近時之制遂罷此科臣竊以為國之道得士欲廣故取之非一途謂常選不足以致異人故設制科以收超絕之才而每舉中等不過一二人而已今夫官人之法入流門户日益增多未有澄汰而于三年取一二非常之人則廢其科不用此何謂也臣愚

欲乞復置賢良方正及茂材異等科目每遇貢舉詔近臣仍依舊制舉試所以廣言路求人材繼祖宗之制也

一臣伏見近制明法律舉人試以律令刑統大義及斷案謂之新科吏部將司法員闕先次差注在進士及第人上臣竊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禮義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惟君子用法必先之以經術法之所以治理之所在也故惡有所懲而常不失忠恕之道舊制明法最為下科然其所試必有兼經雖不知其義止于誦數

而先王之意猶在也今新科罷其兼經專于刑書則意若止欲得淺陋刻害之人固滯深險之士而已又所取之數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臣以謂宜有更張欲乞新科明法并加論語孝經大義登科之額裁減其半及注官之日並依科目資次所貴從事于法者稍不遠義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右謹條件如前伏望聖慈裁酌如賜開允即乞今年降詔並自元祐五年秋試為始

忠肅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忠肅集卷五

宋 劉摯 撰

奏議

論役法疏

臣竊以聖人之治雖一道無敝而道之寓于刑名法數者必有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聖人因時而變之變則通通則久以盡天下之利此五帝所以異制而三王之

所以不同禮也國家承唐末五代熟爛之後祖宗創制造法趨時之宜順事之變雖聖聖相繼而其法令日增歲損或舉或廢未嘗同也至于寧民適治所謂道之無敝者則未嘗異也神宗以仁智之慮達因革之數凡政令制度急紘慢軫大解而更張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謂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蓋復有之矣其事則非一而其大者則役法是也于役法之敝相為首尾而牽連當更者則坊場吏禄是也始者以繇役

不得其平農民勞費故命有司議所以均弛之有司不深惟其故乃一劃祖宗差役舊敕為官自雇人之法率戶賦錢以充雇直曰助役又曰免役自上戶至于下戶等從來無預差役之家一槩歛之葢于賦稅科調百色買納求取之外又生此重歛歲歲輸納無有窮期古人有言平地無銅鑛農家無錢鑪今所輸必用錢而土所出惟是絲帛穀粟幸歲豐收成而州縣逼迫不免賤價售之無以養其私若歲凶則破易資産或以倍稱之息

舉債于兼并以應期限更無減放之法州縣上戶常少中下之戶常多自法行以來簿籍不正務欲敷配錢數故所在臨時肆意升補下戶入中中戶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戶多而下等戶少富縣大鄉上戶所納役錢歲有至數百緡者又有至千緡者每歲輸納無已至貧竭而後有裁減之期舊來鄉縣差役循環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十餘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則動役三二十年乃復一差雖有勞費比之今日歲被重斂之害孰為多少

也今天下錢日益重貨日益輕民日益困矣若之何坐視而不恤也哉然則前日有司立法非有意于寬役利民正在聚斂刻剥損下益上為國取謗大失朝廷惠綏生靈本意臣竊見繇役昔者有至于破産而民憚為之者惟衙前一役爾今天下坊場官司收入自行出賣歲得緡錢無慮數百萬以為衙前雇募支酬之直計一歲之入為一歲之出蓋優有餘裕則衙前一重役無所事于農民農民既除此一重役外惟有散從承符弓手手

力耆戶長壯丁之類此役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比于舊制繇役輕矣沿于人者事人古今之通義則安用給錢為哉坊場之法舊制撲戶相承皆有定額不許增擡價數輒有剗奪祖宗非不知增價之為公家之利也所以不許者知其悅目前之利必有後日之害故也新法乃使實封投狀許價高者射取之于是小人徼一時之幸爭越舊額至有三兩倍者舊百緡今有至千緡者交相囊槖虛自抵本課額既

大理難數辦于是百獘隨起決至虧欠州縣勞于督責
患及保任監錮係累終無償納官司䕶惜課額不為減
價則誰人復肯承買今天下坊場如此者十五六矣故
實封增價之所得與敗闕之所失殆不相補也葢財利
可以通之而已不可盡也必捐分數與民共之則公私
相濟其利長久臣欲乞罷實封投狀之法應天下坊場
委逐路轉運提舉司將現今買名淨利額數與新法以
前舊額相對比量及地望緊慢取酌中之數立為永額

一用舊法召人承應庶僕者無破敗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無失也吏禄之法天下吏人舊制諸路及州縣法各不同有鄉戶差充者有投名者有鄉差投名雜用者入仕之後既以察司之優重迭相出入以為酬折又積累歲月有出職之望行之久遠人自以為便此時有司見禮經有庶人在官之禄遂假其說資以掊民殊不知三代已遠其事不可行于今日者多矣夫庶人在官之禄雖有其文而其法與數不可見其詳乃鑿空造端

槩斂民錢給為吏禄不重之則不足以募不輕之則不足以給今内外之吏除重法人外其他每月所給無幾于吏固未足以有濟而官給所積天下蓋已不貲無故竭民財而為此費誠何為哉至于所謂重禄以行賕法尤非義理夫一錢以上以徒坐之謂之嚴刑可也遂以謂吏懼而不受賕則臣不敢知也今主議者曰禁既嚴則吏必畏故令下以來犯者少臣以謂非犯者少敗者少也非敗者少正其罪者少也網之密則與者取者藏

聲匿跡亦將避之去也故曰敗者少也一錢坐徒誰則恐之誰敢易之故苟有敗者若稍渉疑悔及自非有告人當賞則官司往往遷就平反釋重入輕若外路則雖使者亦或諭意州縣使之如此亦人之情也故曰正其罪者少也借使犯者皆敗敗者皆正其罪固先王制刑之所無而聖人所當矜慎之也吏受賄于律自有刑名而曲法者一疋以上至徒則刑亦不為輕矣今變先王之刑而重之又多賦吏祿以買法之行無謂也臣愚欲

乞除熙寧以前舊法有祿公人並依舊外應新法所創及增給吏祿並行減罷臣愚誠不知忌諱今衙前之役則待之以坊場價錢弓手等役則均之以祖宗差法吏祿非舊法所給則皆罷去應役人糜費私役之類則禁之以熙寧新法若如是也則所謂免役錢者于是可以一切蠲除矣或謂免役錢籍于常平固非獨以待募役也縣官他費多有賴乎此則未可以利害論也臣以謂役錢領于司農非有特敕未嘗以給常費今罷去無損

于國用況祖宗以來至于役法未改役錢未斂以前百餘年間不知何以為國也亦曰用之有節則取之有道矣今天下百姓疲筋骨恐飢寒冒鞭笞終歲急急為公家納錢爾不幸有連年災荒之變實恐窮苦之人流亡轉徙為溝中瘠而强梁者賒死忍命不得為陛下之良民矣然則役錢乃生民性命天下安危之所繫奈何欲以為不刊之令哉古者富藏于民誠令百姓賦税之外有以自養則其贏餘乃國之外府緩急取之而已無事

之時坐困竭之非計也臣故以謂役錢宜一切罷之役錢罷則提舉常平官司亦可罷去以現存職事付之轉運司足矣天下既減罷監司數十人則州縣稍得從容上下省事非小補也雖然此大法也顧臣之言蓋其略耳至于法之纖悉或參差牴牾宜有晝一之論欲乞于兩制臣僚選差明于治體深于民事者三兩員置局講議裁立條格于三省執政官預領之以待聖斷施行

乞置局議役法疏

臣伏覩今月七日敕節文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諸色役人依熙寧元年以前舊制委州縣定差者命令既下中外人情鼓舞歡喜皆謂此一事為害最大從來百姓日夕延望今陛下一旦行之救其困苦天下幸甚臣竊聞令下之後姦邪之人論說紛紛造作浮言意欲摇動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然乎蓋今日廟堂之上侍從之間其人多以新法而進至于外之監司亦皆由新法而選今法既更改則其心皆非所欲故誹議熒惑欲幸其失

而不能成爾敕命内固有小節與舊法異同及措置未盡之事縁已命下指揮許州縣監司申明利害擘畫自可候到日修正立法今來改免役為差役乃是大體也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氣體未和當徐徐調養之而已臣恐上下觀望之人指小小未圓事件張皇鼓扇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堅持此意力行無疑勿為異論所動候臣僚及諸路論列到未盡未便事理乞付三省類聚參詳為法内如有合先次施

行者即乞隨事先賜處分

乞罷百姓實封言役法疏

伏覩今月四日敕節文在京差官詳定役法奉聖旨諸路且依二月六日敕定差仍俟近來指揮到日縣與州及提舉轉運司各遽限兩月體訪役法的確利害保明聞奏仍令逐州縣出牓許舊納免役錢今來差役人戶各具利害實封自陳縣申州州繳奏臣竊以免役錢之為天下害也久矣陛下一旦罷去復用祖宗差法中外

罔不欣快臣曾奏乞堅守差法大意力行毋疑勿為異論所動其有條目未完措置未盡之事外則已于前敕許州縣監司申明內則已蒙選官置局詳定令來敕命若止于展限則可也而其間命令有未安者臣于是疑陛下于此法之意似已為異論所搖矣且命令之出要在必行豈可卻云且行則天下奉承者豈不疑惑懷私之人豈不觀望又令舊納錢今被差者皆具論列緣四海百姓向來無不納錢則是竭天下之人使之實封議

法則求言無乃太廣乎實封之狀州縣必須疲于遞送其達于朝廷者計須山積則孜閱何時可徧而所謂差役之法何年可見其成也不知誰建此論者蓋欲為遷延之謀動揺之術不意朝廷從而行之甚哉邪說之可以移主聽也改免役為差役利害明若觀火易見也參差不齊在所修立者其大不過十餘條目而已今已選建官局但宜趣具畫一宣布行下夫法既先定如州縣奉行委有未便方聽依限申請然後隨事修完則豈不

簡直易行而何用此紛紛以遂沮害之計召天下之疑哉伏望速賜契勘如已頒行即乞于敕内自仍令逐州縣出牓以下三十三字更不施行

貼黄

先王順人情以立政故政令之行自合于人情今設官建局以議大法但思所以便安于人可也何至徧問天下使人為之説此古今所無也天下百姓實封之議雜然而至將如何去取哉此止欲稽滯以生變

不可不察

請定役法條制疏

臣伏見天下役人已復差法自置局以來未見修立畫一條制昨者雖有指揮令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施行緣熙寧以前敕條其間亦有不可行者兼近降二月四日敕命自有與熙寧以前條貫牴牾相妨如役人正身不願者今來兼許雇人而嘉祐舊制耆戶長弓手之類並須正身充役臣不知現今州縣如何施行且緣役大

者無如衙前始者改法一槩鄉差既而復以坊場等錢雇募未幾又改雇募為招募三兩月閒命令屢變臣恐天下循用或有疑誤而異意之人有以窺伺臣竊料朝廷欲候諸路申請然後立法如此止是一路事件臣欲乞指揮先立通用役法條貫將近降累次敕命大意為主畫一立法先次頒行若諸路有未盡未便方聽申明隨事別降指揮所貴天下先有大法可守不至乖戾取進止

乞令蘇軾依舊詳定役法奏

臣聞中書舍人蘇軾辭免詳定役法有旨不許又具辭免者竊以差役之法最合重事陛下欲使利害曲盡置局講求此甚盛德然自置局以來為日寖久未見就緒而議法之官頗已屢易今聞軾以議有異同力欲辭避人人如此則法度之成何時可冀乎臣聞五味不同而適于口者味相足也五聲不同而悅于耳者聲相備也一可一否一是一非雜然並作此議之所以同歸于盡

一人曰可皆曰可一人是曰皆曰是信如此又何以議

為哉議有異同正宜反復曲折相足相備以趨至當而

遽為避就非獨議法難成使姧人乘之投隙伺釁搖撼

法意非國之計也臣願深詔執事者毋矜能毋愎衆毋

以小利妨大體使利害曲盡以稱朝廷之意所有蘇軾

且令依舊詳定仍乞催促成就以時布宣取進止

貼黄

呂大防范純仁韓維皆為執政事無不領雖離去本

局其責尚存軾若陳乞獲免則不復干預非大防等

比

論陝西河東儲糴奏

臣竊見陝西河東昨以軍興之際調發猝遽所在倉廩

支用耗竭今邊隙始開未為無事其所以備守之計食

為先務兩路今年夏麥度越常時經畫儲峙時不可失

伏乞速降指揮逐路轉運司廣作計置乘時貯糴然諸

州軍昨經煩費帑藏蕭然若俟移用轉易恐成稽緩欲

令除交鈔及本司調度應副外將諸色封樁錢物並聽
逐急支用漸令收簇撥還其逐路轉運使副近日數有
遷意往往未到本任兼又瘡痍之後經制事務不少可
以權時添差提舉糴便官一兩員使專其事庶幾可以
辦集緩急不誤邊計取進止

乞體量成都漕司折科稅米奏

臣准去年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詔令屢下寬均
民力近聞官吏不切奉行如尚有違戾委御史臺覺察

聞奏臣風聞成都路轉運司將百姓税米科折絹帛折之者輕取之者重每米一石二斗折納絹一疋民間米每斗六七十文而絹價每疋一貫七八百文當壅併限逼之際有至二貫文者又有送納退揀諸色糜費以此一路倍有傷困遠方之人無所赴愬甚非仁政惠綏萬方意伏乞指揮下别司體量指實施行

論川蜀茶法疏

臣伏覩陛下即位聽政以來嘉與天下休息于安治凡

法令之弗便于民者疏通損益之官吏之弗良于政者罷免放黜之中外欣戴人人如被大賚然事猶有在遠方重地為害尤甚者則河北江湖之鹽法福建川蜀之茶禁是也數路之害同而河北江湖福建已蒙朝廷遣使廉治獨蜀之茶害未聞詔旨臣竊嘗博訪于知其事者槩得其說曰蜀地陋而茶之所出不過十數州而已始時人賴以為生今茶司盡榷而市之大約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已至數十斤矣官所給錢及以糜耗

于公者名色不一如預借息錢驗引錢頭子錢村角錢
稅錢之類費去常已過半每歲春官司預以劵給借錢
糧必以牙儈保任之及輸入之日引驗交稱又牙儈主
之故其費于牙儈者又不知幾何則是官于園戶名為
平市而實奪之也園戶有逃以免者有殺死以免者已
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如市故其
俗謂地非生茶也地實生禍也茶場司以茶為息始者
息一出于茶也其後市之價愈下取之息愈多園戶不

勝為之也故作茶日少裁足以應官額而已于是主茶息者議不獨賴茶而又為博易以充之也博易之事他貨百物貿販苛刻錐刀瑣屑無不為者依茶為名通曰茶息商稅務坐視漏失歲課而不敢有所論也至于商賈請算者平時便私散之州郡茶地今則一集于成都之都場高其估以與之又總計平時所之州郡遠近道里之費入之故都場之取息又如此此商旅之所以難行也官吏以息為功以功第賞既進官減年矣又以息

額之餘錢使與胥吏牙儈分取入己日用市易法也市易賞之固非法也然其取息猶曰與民和市而茶之取息一用嚴刑重禁網羅致之亦為暴矣柰何均用一法賞之也今一任有分錢少者不數千緡而減年磨勘至有三十餘年者此何理哉法亦可謂敝矣而朝廷遣使未之及者豈非以蜀之茶法與熙河蘭會之經制相為用者歟蜀茶之利以給熙河蘭會者天下十之三熙河蘭會之費不止而蜀茶之害未可息也然熙河蘭會之

費今昔宜有不同　昔者事邊之外前有王韶後有李憲
提兵革財用之大權朝廷捐金帛市租莫知紀極聽其
自用不領于有司無所會計非徒私二家也于是依倚
苟合之人因功興事以利相市之徒公取公予莫見其
跡則熙河蘭會大費外又有以泄之者如此也今既制
之于有司無二人者之横蠹若又于邊計外凡宂名濫
費一切大為之節約則蜀之茶可以弛其禁而所謂十
之三者殆必可損矣伏望聖慈選使指攷茶法之弊欺

者會計緣茶公家所費與實息之數大減歲市之額稍增斤直之價削納茶無引之錢以完養園戶裁官吏之員牙儈之數以省冗給罷息賞之濫分錢之弊以革欺倖而以其事與轉運司通治之如此則蜀民之困苦庶乎可以蘇也臣待罪言路既有得于人之言敢不亟請也茍以謂有助于用而不廢則何事不可為哉亦有道而已矣宋用臣未建此策以前不聞國用闕此二十萬緡也譬夫為人之子曰攘竊于人取財以養其親為之

親者知其如此也顧利以奉養而聽其為盜則可乎伏望聖慈早賜出自睿斷罷水磨茶場以通商賈以養細民以完州縣稅額以免農民永害而上以副仁聖惠綏天下之意取進止

乞復錢禁疏

先王之制錢幣也所以御萬物通有無而調虛盈人主之所操天下之利勢也鼓鑄之權一制于公上而下不得私之其發散交易流布運用雖積于公或藏于民轉

徙出入之不常而要皆為縣官之物使不岀于中國用爾是以銷毁之姦散泄之弊不可以無禁也天下諸路監冶所鑄入于王府歲亡慮數十百萬緡自國朝以來積而至此其數幾何謂宜公私沛然有餘裕矣然今都内之藏既不聞于貫朽而民間乏匱時或謂之錢荒此何謂也其故大者在泄之于四夷而已曩時著令銅錢出中國界者數及一貫其罪抵死立重賞以告捕而居停資給與夫官吏之失檢察者皆罪有差今熙寧制删

去此條而徒閗沿邉有每貫稅之之令利之所在民不憚于犯法前日殺之猶莫能制況遂弛其令哉使四夷不勞而獲中國之利以為利三邉之所漏海舶之所運日積一日臣恐竭吾貨財窮吾工力不足以給之而區區之算稅權其得失何啻相萬哉夫錢以銅為本銅之禁前世固已有禍福之論令朝廷方增置錢冶而删去銅令官之所積日益發散民間得以買賣肆為器用以牟厚利蓋非獨失銅而已也而又至于銷毀法錢蓋

緣錢者私煉之已精其工費尤簡變而成器又有數倍之利然則既泄之又壞之欲錢之充溢不可校如古之盛理宜無有也故臣愚乞欲申嚴邉制以塞流散之路復立銅禁以蕃鼓鑄之本而息銷毀之患取進止

忠肅集卷五

忠肅集卷六

宋 劉摯 撰

奏議

論保甲奏

伏覩近制保甲罷團教朝廷所以惠綏疲瘵恩施甚厚民得去其所苦就其所安遠近承風莫不鼓舞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于轉習臣往見農

人或被差役一為弓手手力耆壯之類及罷滿而歸則拱手閑惰已不復能反業于農蓋出入公門游集市井有所誘導之使然也今之保甲則又甚焉者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麤糲之習矣羣聚而笑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性矣其家質田賣屋出錢以濟其所用官司歲時教試與之金帛寵之名目以養其欲故凡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一家憔悴終歲困擾而身為保甲者未必不自喜以為樂也

令既歲教止于一月罷其團集省其監督去其羈縻勞
費之患則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欣歡休息復有生理
而身為保甲又未必不自失以為戚也彼有自失之意
而欲使人俛首甘心盡如平日肯復從事于耕勢蓋難
矣恐少而失其欲悍强以成其性又挾素所教弓刀刺
擊之技以為之資臣懼其非獨不能于耕而已也亦恐
其得為陛下之良民者少也臣愚以謂有法以斂制之
蓋保甲之技藝强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

之人名其情願列以為本州正軍若舊係正長等名色則比類軍中之階級隨其等差對換補之自餘中下藝等亦名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為弓手手力耆戶長之役所貴在軍者既團隷部督束之有法又使得伸其素習之技能其在役者既不失服職于公家比之名雇浮浪乃得熟事鄉民必賴其用為多伏望詳酌保甲既有換充軍者若本保階級闕人或一有闕數即乞遇冬教日推擇排連填補則不損保甲之額若換充他役則自

不廢教習取進止

論盜賊疏

臣竊以天下雖有極治之政而不能使民不為盜也然要能禁其為盜而已歷世以來法嚴則盜衰法寬則盜熾國朝自近歲差役用募法而官弛捕盜之禁保甲行教法而民滋為盜之心前來滑州之單安商州之王冲以村野之人逃亡之卒一有呼嘯遂能橫行蹂踐鄉縣殺害官吏以至煩遣兵將重為騷擾大勞大費僅能散

撲皆由防禁寛縱賞罰不明而寒飢猖狂之人附之者衆故也近日制旨既薄斂輕賦稍還其衣食之路又復置弓手及縣尉廵檢而捕察賞罰並從舊典所以防備姦惡安養善良之意可謂甚厚然訪聞州縣不甚究心召募弓手至今殊未就緒廵檢兵級多未差填現今河北陜西京東京西所在常有盜賊攘劫抄竊殆無虛日鄉野閭井人頗不安葢自來保甲廵檢指使既有更不管指揮則其意固已不在于捕盜而新復官吏又未就

職此盜之所以乘間而作累歲以來民間豐稔今尚如此自去冬大旱二麥失望積穀之家觀望不發人已艱食臣慮將來寇盜更有甚于今日欲乞指揮逐路監司為備盜之計督促州縣速招弓手及差撥巡檢兵級嚴責近限早令數足以時訓齊準備緩急及再乞指揮吏部所差注巡檢縣尉略加選擇催遣赴任近制新復弓手所用罷甲營房令所屬應副臣伏見諸處巡檢自更改後來其廨舍營房往往闕少或止于鄉縣寺舍安泊

欲乞一就下所屬移挪營葺仍委轉運提刑司候招募弓手差填兵級及應副事件了畢節次具數足及已了月日申奏若州縣明有稽違乖方便仰提刑司取勘聞奏臣近論役法乞除衙前依熙寧法用坊場錢召募外其餘弓手等役人並乞用祖宗差法今來雇召又須候七分方行勾抽竊慮妨闕伏乞檢詳前奏早賜指揮

論捕盜奏

臣伏見去年京西路賊人王沖作過出入商虢數州傷

害官吏殺擄軍民今王沖雖死餘黨猶在而戍俊者爲之首自近日于杜管鎮劫略嘯聚漸盛討撲愈難臣訪聞商虢等州舊有禁軍一指揮自置將以來將逐州禁軍隸延州治下分蕃出戍以致逐處守禦之人反息緩捕賊時欲乞將逐州禁軍權免延州勾抽且令在本處防守及准備出入所在就糧土人可用使之捕盜易得其力仍乞指揮明立信賞購募務令早得捕獲取進止

貼黃

訪聞京畿近日盜賊不少欲乞指揮開封府及府界提點司嚴切督責應令捕盜官吏仍檢點諸縣弓手及巡檢兵級差填足與未足

論捕盜法奏

臣伏見舊制賊盜地方應職在捕察之人皆給一百日以為三限每限不獲抵罪有差蓋使身任其責必有所畏然後肯出方略張耳目求賊以自免自募役法既行捕盜不獲者雖亦有罪然乃將兩限抖較聽各罰錢以充

捕賞其次仍許收贖及保甲之法行則保内被盜止出賞錢更無認限決罰之法小人之情不以刑懼而勢驅之使有不得已者則何事肯為公家索賊耶比年以來盜賊稍多者殆有此餋之耳近日敕命已復差役諸色役人並依熙寧以前指揮則捕盜之法自當皆依舊制然臣訪聞諸路役人雖以差定其應緣差役條件尚多疑惑方聽候詳定役法所畫一指揮如捕盜之法亦其一事也今所在時有盜賊欲乞聖旨下詳定所將捕盜

立限科較等舊法先次申明施行取進止

論賊賞捨遠疏

臣竊以聖人之運天下也其政事大要在于賞罰賞罰之令堅于金石信如四時使有功者不逾時而蒙賞失職者不旋日而被罰故天下凡待賞罰而後勸沮者莫不奔走從事趨上之令此天下所以治也然則賞罰之施于天下不可以不信而臣以謂施于捕盜者尤不可以緩也方民之被盜也田里閭巷晝夜惴恐縣官惻然

聞告捕之科不受厚賞提官爵抱金帛恨不得有功者付之幸而賊得矣而有司不能推奉詔旨乃苛以文法敎諭稽留使人不得丞蒙有勞之利臣竊以為後日憂也伏見元豐七年澶滑之間保甲有為劫盜者其首曰單安曰王乞驢又曰張謝留雖合出入凡數十人往來二州間攘掠平民焚蕩村落殺人取財以至傷殺官吏屠害軍兵又嘗入衛州界一方不安朝廷督責捕盜官司至于自京遣使募衆而州郡調發將兵及降專賞指

揮是年遞賊皆于潼淯次第掩獲各正其罪而推賞之典至今遞司不為報明首尾二年矣夫奮不顧死冒矢石以與亡命者格鬬莫不有職然要之趨賞之意多也今失信而後時誠恐緩急不足以率厲此其為患不可勝言伏乞指揮根究住滯官司特賜詳酌重行黜責以明賞罰以戒遠慢臣勘會下項一元降指揮單安等令河北東路提刑吕仲應得功入疾速保明聞奏一元豐七年九月指揮令開封府界提舉賊盜范元取索捉殺

到韋城縣劫賊王乜驢等廵檢下兵級報明聞奏前降
保明指揮更不施行一元豐八年五月奉聖旨令河北
東路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官限半年同共根究得功人
具指實報明聞奏前降范元報明指揮更不施行一元
豐八年七月京西北路提刑司根究得本路殺獲單安
合該酬賞人所得自及專賞關牒河北東路提刑司修
寫以憑同書申發去訖一河北東路提刑司十月申吏
稱元勘獲賊公案累牒范元封取內有滄州元勘張謝

留淨業其范皇城稱去年送到在本司房内失去依限
求該不見去年十一月公案稱已累牒檢尋臣看詳范
元于元豐七年九月承准朝旨報明至八年五月首尾
九個月日並不結絶報明卻將取到公案恐縱吏人失
去緣當典至重當時甚有爭功害能之人縱是吏人别
受情弊毀匿或致竊取事理重害其河北東路提刑司
亦至去年五月承准朝旨元限半月報明至今將一年
並不專心疾速定奪兼范元既稱失去公案限滿不見

亦合別作擘畫既見京西北路提刑司根究本路單安
功賞自合先次報明申奏鄧國范元失去張謝留公案
遂將別案事一連住滯致朝廷賞典稽遲無以取信于
天下皆范元及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官弛慢不職被受
聖旨公然不以為事經隔歲月不務結絕欲乞詳酌重
行黜責

乞選監司澄汰州縣疏

臣准尚書省劄子准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比者

詔令屢下以寬民力便安公私或致廢格自今州縣悉心奉行監司點檢御史臺覺察彈奏者臣有以見陛下誠心愛民慎重政令天下幸甚臣竊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人有一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係之曩時朝廷大更法度選建推行之人故不以資任務得果健强鋭敢厲風生之才蓋規以就事倚辦于一時及法行事立矣而其後用人猶循因襲未曾權量時宜有所張弛之也是以至今

使者之政刻覈褊廹相師成風郡縣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見德與義而惟刑是覩惟利是聞者蓋亦久矣斯豈政令之本意然哉奉宣繆戾積習至此故也比蒙聖明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材頗爲駁雜情志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覬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恵澤之壅其淺中覬利者則又將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也惟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慈詳酌河北河東陜西

素號劇郡向來所用使者出于暴進多非更歷民事人微望輕雖自過為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于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教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朝之仁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攷察現任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

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還其資攷別為任使要令不至于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此伏望詳酌施行

論監司奏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于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為事行總覈

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為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謂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非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度利害一槩定差驟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罪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州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攷疾病為使

者皆務爲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法之
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
在市進害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慢然不省其職廢所宜
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
此俗不可滋長要須大爲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
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
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
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及于弛蕭給

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寛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政令奏

臣聞之術家不調雖造又不能善御法令不一雖有虞不能善治故曰慎乃出令言慎始也又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言慎終也聖人制法造令于堂奥之上孰復敢慎若不得已者故其出也天下信之以命則行以禁則止

所謂信如四時堅如金石若始之不慎既出而反之則何以示信出而勿反則又將有受其敝者由此言之始既不慎雖欲慎終不可得矣恭惟陛下即位逾年加意海宇修完政事大要專以便人天下幸甚然累月以來法令寖信議者竊有疑焉夫法非不善而施行之際使議者致疑此亦不可不察臣謹條列一二以槩見其餘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法天下知之久矣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政天下望之又久矣造法不慎

其始施之倉猝故改而立雇募之議繼又為招募之法而法至今不能成也朝廷患常平之敝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為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四方傾耳拭目以觀盛德之舉而反覆二三雖近侍謀議之臣曾不敢必知法將安出尚何以使天下信之挾銅之禁行之未幾復限以五斤勿禁一開其端則輕重多寡誰復可辯官司固未易家至而數之禁而不能止與不禁

同大河職事河北轉運司言之則屬轉運司都水言之
則歸都水夫二者必有一得則亦必有一失矣此其小
事然推此類言之則議者之論安可不察且改之易之
誠是即君子猶以為反令況改易而未必是徒以屢過
舉于天下則曷若慎之于始乎今朝廷建一事命一官
令已行矣議者必曰此未也且將改之曾未淹久而議
者之言果信臣愚未識朝廷知其不可而姑為之以待
改耶不知而偶為之耶始議既粗行之必有牴牾拾遺

補過之臣以言爲職知而不言則爲廢職言而易之則爲反令故臣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遠慮熟計慎重出令其始既慎度可以必行而後行之則至其終也不可反矣惟陛下加意留神思之毋忽上以嚴政令下以示信四方又以杜塞異議使無所幸其失今日之治宜莫先此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乞修敕令疏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

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以足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于是無所措手足矣世輕世重惟聖人為能變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祖宗皇帝達因革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于勅者多移之于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

以見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寛斯人之所犯
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廣其間乃增多
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
生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
下之情行之幾時蓋以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
頒每次不减數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
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
所以衝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牴牾本末不應

非所謂講明晝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謂宜有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聖慈酌時之宜究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明于治體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敕與新敕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窮取進止

貼黃

常平差役法及罪人就配法令已更改于敕內關涉

不少以此須至删修正刺史以上致仕于嘉祐禄令料錢衣物依分司官吏現任官例支給至熙寧四年五月聖旨指揮致仕正任給金吾衛大將軍俸則是已衝改嘉祐禄令今來元豐敕卻依嘉祐禄令即不知熙寧七年及元豐六年編敕日因何漏落熙寧四年續降指揮訪聞在京支正官致仕俸料並依熙寧四年指揮其外路多依嘉祐令支給內外法令如此不同慮其間更有此類不可不行修完

乞留杜紘編敕奏

伏聞詳定敕令格式刑部郎中杜紘已降敕命同黄廉相度茶法臣等竊見自來編修官差移不定難得成書蓋前官雖已盡心後官豈敢憑信卻須盡究本末使若創行編修兼所見異同屢有移易不惟歲月淹久亦致議論難合今來重修元豐敕令格式方始置局杜紘職在詳定朝廷許令權罷刑部簽書蓋是欲其專一忽差遠使秦蜀臣等深所未諭況紘曉習法令同輩少比如

或改差必難得如紘稱職臣等欲乞朝廷别差官相度茶法令紘得盡詳定之致庶幾編敕早見成書

薦人才疏

臣今月四日奏事延和殿因論人才伏蒙聖語詢問臣即具奏自待罪言路亦嘗求訪内外人物但助職非薦舉未敢奏上又蒙聖慈嘉納許令具姓名進入臣退而自念久蒙陛下拔擢之恩思竭盡愚力圖報萬一凡下有所見必欲上聞況今人才尤爲急務雖薦士之路自

有常法然既荷陛下至誠大信降問不疑豈敢更為形迹避嫌自外若無有所補獲罪無限謹具所知姓名并其才之所宜如左梁燾德性方正顧臨長于謀議范育深有器略咸陶文行純粹孔文仲學識高遠上五人可充兩制侍從之任丁隲恬正守道顔復學問該洽劉載文行兼茂吳安詩氣識深静趙挺之博學有守上五人可充臺諫之任林旦風力彊明何琬才識疏通胡宗炎詳練吏事温致敦厚明敏羅適公直勤廉上五人可充

卿監省曹監察劇之任楊國寶劉槩朱彦劉安世孫諤上五人皆文學優長士論所推可備館閣之任右謹件如前伏望聖慈赦臣僭踰特賜攷察稍加采録庶幾少助聽政得人之闕取進止

薦本州儒士周希孟奏

右件人躭樂墳素棲遲丘園檢身足法于人為學每先于禮屢貢不易其節講解以養其親本州兩次近臣論薦再蒙朝廷束帛之賜臣自慶歷中知福州至今十五

年備悉希孟履行去年曾講周易座下嘗及三五百人委審經義精通文詞深厚今來年及强仕迹寓編氓至竇避遺衆所共惜伏乞朝廷嘉其退静優與收録以勸學者臣不勝勤勤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禁中修造奏

臣竊聞禁中計料修飾福寧殿彩繪制度極于藻麗惟人主之奉以文為稱而一殿一飾亦無大費然而敦樸素者所以為天下先畢宮室者前聖人之盛德方今生

靈靡散財用耗竭居養服用僭儗無節陛下正宜躬率儉德以淳風俗示之彌文下必有甚伏念藝祖遺訓宮中止用赤白為飾仁宗故事欄楯徹去朱綠之采陛下纂服所宜守之又聞慈壽長樂二宮殿宇華侈金碧朱丹窮人力之巧豈非誠心孝德尊事兩宮故極所以奉養之觀然踰禮過制不可以訓今外論籍籍以謂左右諛說之人進讒陛下指二宮以為法使論出于臆度不過臣為妄言萬有一實則于聖德不為有益臣所以先

事為言伏冀覽其狂瞽而采其誠特賜寢罷以解天下
之疑取進止

論備契丹奏

臣竊以北敵之為中國患自詩書以來世常有之方今
之勢雖効順惇睦服威德而利金幣然其驕貪之情常
能窺伺中國動靜一見間隙則造端興謀起事以撼我
昔者寶元康定間國家問西戎之罪而遣使肆嫚有非
理之侮中外憂恐至倍增歲幣而後已臣愚不足以論

事勢然竊有私憂過計以玩日之故有可以動驕貪之
竊伺者臣謹言之昨者某州用師連三歲皆由議臣失
計理曲而無名契丹之于西夏自以為甥舅之國此一
事也今高麗遣使朝貢將至闕下高麗自天聖中嘗以
事請于朝廷朝廷不從遂附屬契丹自是方貢不入王
府者數十年矣夫既已臣屬于彼而一旦面内中國則
恐彼不能無疑此二事也臣以謂此二者彼皆足以藉
口而為請于朝廷者也伏念大河之北自戊申以來地

大震水大溢民大失職離鄉內徙空虛塞下至于今三
年而地震未已此何祥也今歲漳河春役財力並竭中
路夏旱二麥不登災變因仍人不寧處夫彼既有以為
藉口又乘民心皇皇公私疾匱禦備百廢朝廷厭聞邊
患之時臣恐契丹見利投隙而區區之盟誓豈足以保
其心而恃以為安乎彼固不至敢有狂謀假令遣一使
持尺書援二事以請朝廷其用何辭以杜其口臣恐勞
入以繕城郭倍估以儲庾廩更易將帥輕用名器張皇

擾擾大勞大費而已爾康定寶元之事蓋可以鑒也又議者籍籍皆謂高麗之至有儌倖希功之人誘而名之者使無此理也不過臣為妄言使誠如議者之論則釁自我始西兵之禍覆車未遠安得不先事而言哉伏乞陛下密詔二府大臣使日夜謀畫以求防微杜變之理而伐其心且河北重地據天下安危之勢願陛下寢食以為念而無忘北顧常務勞來其人民安輯其田里薄征斂之數省煩息之令恤其凋憊足其衣食使樂守生

涯而維持其心凡所謂邉備軍政調度之數皆宜因事
稍稍經畫蔵其用而隠其跡兵法所謂恃吾有以待之
者惟陛下留神毋忽以消連年地震之異夫無事而言
其言若狂而人皆易之有事而言其言雖足以取信而
事已無補臣寧以狂得罪不敢後事而為無益之言以
負陛下耳目之任

論塞西夏奏

臣伏見元豐中出兵西界增創城壘議者講求利害久

矣臣亦嘗具三策上于朝今夏所遣使者已到邸累日其勢必有邀請雖廟議黙定而區區不能自已謹復條一二補前奏之未備以待采擇議者之論臣嘗詢訪本末備得其說為棄地之議者曰往年興師本以弔民伐罪既取地自利其勢必爭傷財害民以爭非其地其勢不得不棄因而後棄不如一捐空城予之以示恩意此言是也然難者謂予地所以息爭若虎狼之厭爭求不已得地據險益擾近邸其能保不為患乎為守地之議

者曰預備設阻增募土兵遠斥近援何地不守且先皇帝之所得而以予人非是此言亦是也然難者謂夏人不得地兵難不解曰引月長邊釁益大其能保終守此地乎故議者之論非不曲盡事理至于弭未然之患如難者所憂則雖好謀之人莫敢任責竊料朝廷深計遠慮未欲遽決亦必以此臣愚不佞獨謂用兵以終守其地誠難保也棄地而使不為患臣雖老矣願保沒齒不見邊境之憂惟陛下赦其愚使行其說臣聞向所得地

在熙河為蘭州在鄜延為五寨蘭州本西蕃故地而五寨本西夏所有也其地道里迂直產利厚薄所須守兵多寡轉餉勞逸皆朝廷所熟究臣不復道而自夏人視之為必爭之地彼將以誓約為請而固不予彼將鬬困而闕借兵契丹以逞其怨朝廷且有西顧之憂使我師每戰每勝臣猶以為非國之利又況殺傷相當成敗未可知皇帝陛下諒陰之際太皇太后垂簾稱制正思與民休息而顧欲戮力血戰以爭尺寸無用之地所謂以

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由此言之終守其地是臣之所以不敢保也國朝自祖宗以來歲捐金幣數十萬遣使修約而二方稽首順命數十百年矣其好爭無厭固天性也然且如此則恩深利厚足以羈縻其心故也今乘先帝討擊之威因其屈服之勢曠然推恩歸侵地復歲賜丁寧戒敕分棄前惡復謹舊約彼雖有桀黠睚眦之意既一杜塞其欲無所復發則亦感激退聽復如前日何苦必欲動衆犯順以自魚肉其民雖彼之國寧獨利

乎古之養虎者時其饑飽違其怒心虎或可養而況人
乎由此言之弭患息爭非獨臣以死保之自祖宗以來
馭二敵者用此道也臣願采議者之論覩異日之勢而
斷以此意大計既決其論措置纖悉施行次第在朝廷
裁之而已雖然臣有拳拳之愚不敢不盡今夫請地在
彼予地在我是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之勢也為彼計則
不得不急為我計則正宜從容閒暇鎮以無事臣竊恠
近日議者皇皇汲汲視此地如金城湯池惟恐不守不

然如附贅懸疣惟速去之爲快異議紛起先自惑亂又何其廹遽無大體也今使者雖在邸臣顧且毋遽許以地而厚禮答之善詞遣之或先復歲賜而微示以不受地之意度其効順堅決至于再至于三然後以歲月予之所謂敵人不一而足夫豈晚乎臣愚不知大計惟陛下裁擇

忠肅集卷六